

「親切」：朱子讀書法的一個關鍵詞

黃俊傑*

-
- 一、引言
 - 二、什麼是讀書「親切」？
 - 三、讀書「親切」如何可能？
 - 四、結論
-

■ 국문요약

본 연구는 朱子讀書法 가운데 가장 중요하지만 오랜 기간 학자들에게 간과되던 키워드 '親切'의 함의를 고찰하여 朱子讀書法 가운데 '親切'이란 단어에 담긴 두 가지의 정확한 함의를 지적해 내었다. (1) 讀書를 통해 자신과 聖인이合一되게 하는 것, (2) 아울러 聖인과의合一을 통해 宇宙와合一되는 것. 주자가 말한 '親切'이란 단어는 실제로 '同一性(identity)에 대한 추구를 통해 사람이 자신, 聖人 그리고 '하늘'에 대한 '새로운 화해(reconciliation)'를 담고 있다. 주자는 독서가 '親切'의 경지에 다다른 관건은 '마음[心]'에 있다고 보았다.

본 연구는 다음의 내용을 짚어내었다. 주자는 제자들에게 讀書에서 반드시 '出乎其外'(etic)가 아닌 '入乎其內'(emic)의 進路를 택해야 한다고 훈계하였다. 주자는 독서는 반드시 "(1)虛心, (2)循序漸進, (3)涵泳挾洽, (4)反求諸己"해야 비로소 '親切'의 경지를 획득할 수 있으며, 가장 근본적인 것은 바로 반드시 '敬'의 태도를 지닌 독서라고 여겼다. '敬'이란 한 글자는, 바로 朱子讀書法 4단계의 공통된 요소이다. 朱子讀書法은 조선시대 유학자나 德川時代 일본 유학자에게

* 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歐洲研究院院士。 / E-mail: chun_chieh_huang@hotmail.com

모두 지대한 영향을 끼쳐 韓日學者들의 독서의 표준이 되었다.

또한 본 연구는 다음의 내용을 고찰하였다. 주자의 독서가 '親切'을 구함은, 儒家의 知識계층이 기본적으로 일종의 신앙공동체가 되고 儒家의 독자는 書冊안의 가치이념과 전혀 상관없는 아웃사이더나 관찰자가 아닌, 書冊안 가치 이념의 참여자임을 반영한다. 朱子讀書法에서의 書冊은 본질적으로는 일종의 '聖書'이며 독자는 독서를 통해 聖域으로 들어가 凡常함을 초탈해 聖賢의 경지에 들어가 天人合一을 이루게 된다.

주제어 : 朱子讀書法, 親切, 同一性, 새로운 화해(重新和解)

一、引言

朱子讀書法是東亞儒學史中最爲鞭辟入理, 最爲扣人心弦的讀書法, 與20世紀大儒馬一浮(1883-1967)先生的〈讀書法〉, 1)前後互相輝映, 聲欬相與, 千古如相會於一堂。余英時(1930-)先生說:「中國傳統的讀書法, 講得最親切有味的無過於朱熹」, 2)誠屬的論。錢穆(賓四, 1895-1990)先生著《朱子新學案》特立〈朱子讀書法〉專章, 3)彙集《朱子文集》與《朱子語類》中有關讀書法之文字, 並加闡釋, 最便參考。當代學者就朱子讀書法所撰論文亦多。4)朱子讀書法中最常見的關鍵

1) 馬一浮, 〈讀書法〉, 收入氏著, 《復性書院講錄》 卷1, 臺北:廣文書局, 1971年, 頁14-20。

2) 余英時, 〈怎樣讀中國書〉, 收入氏著,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臺北:三民書局, 1992年, 頁 262。

3) 錢穆, 《朱子新學案(三)》, 收入氏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8年), 第13冊, 頁691-774。

4) 較爲重要者包括:大槻信良:〈朱子の讀書法〉, 《東方學》10期(1955年), 頁 97-107; 大濱皓, 《朱子の哲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3年), 第11章, 〈讀書論〉, 頁361-381; 陳立勝:〈朱子讀書法:詮釋與詮釋之外〉, 收入李明輝編, 《儒家經典詮釋方法》(臺北:台大出版中心, 2004年), 頁207-234; 彭國翔,

詞包括「親切」、「敬」、「浹洽」、「涵泳」、「虛心」、「體驗」、「循序漸進」、「反求諸己」等，尤其以「親切」一詞最爲首出。上引朱子告誡弟子的這一段話，正是以讀書必求「親切」作爲立論的前提。

但是，在《朱子文集》與《朱子語類》中屢次出現的讀書「親切」一語，卻涵義隱晦，索解不易，近人論朱子讀書法之文字，亦未就朱子所言「親切」一語詳加探索。本文寫作之目的，在於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 1、朱子所說讀書必求「親切」之確切涵義何在？
- 2、如何讀書才能達到「親切」之境界？

本文第二節先分析朱子所說讀書「親切」一語之確切涵義；第三節探討讀書「親切」如何可能？第四節提出結論。

二、什麼是讀書「親切」？

（一）朱子論讀書「親切」

朱子常常教誡弟子以讀書之方，在《朱子語類》所見的師生對話中，「親切」一語頻繁出現，茲舉其重要者如下：

- 1、今之學者不會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備⁵⁾

《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章，頁51-105；林啓屏：〈朱子讀書法與經典詮釋：一個信念分析的進路〉，《中正漢學研究》第23期（2014年6月），頁1-23；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爲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清華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49-106。

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三·論知行〉卷9，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

- 2、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淳⁶⁾
- 3、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⁷⁾

從以上三條語錄來看，朱子所謂讀書「親切」之境界，正與「臆度揣摩」、「枝蔓」相反(上引資料1及2)，而且「親切」與讀書多少無關，其關鍵在「意思通融」(上引資料3)。朱子認為讀書達到「親切」就能產生「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⁸⁾朱子強調讀書之所以可以產生「信」，是因為「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⁹⁾所謂「不須向外處求」，朱子認為關鍵在「心」，《語類》中有以下兩條對話：

1.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卻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淳¹⁰⁾
2.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

14冊，頁310。

- 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 卷11，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40。
- 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 卷11，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50。
- 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大學二·經下〉 卷15，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473。
- 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論語二·學而篇上·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卷20，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698。
- 1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論語四·學而篇下·禮之用和爲貴章〉 卷22，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766。

其人而不同，然大概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來，卻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¹¹⁾

朱子強調將書中之「理」領納於「心」中，才能體會「親切」，他又說：「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¹²⁾朱子以自己讀書的經驗告誡弟子：「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為是，卻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¹³⁾朱子所謂「專看親切處」，就是指書中義理與讀者之「心」遙相呼應之處。朱子說：「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¹⁴⁾又說：「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¹⁵⁾皆是此意。錢穆先生曾說：「縱謂朱子之學徹頭徹尾乃是一項圓密宏大之心學，亦無不可」，¹⁶⁾朱子學之所以被認為是「心學」，與朱子所強調讀者之「心」與聖人之「心」遙契之言論有深刻之關係。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就指出：13與14世紀的程朱之學，既是「理學」又是「心學」，¹⁷⁾並成為王陽明(1472-1529)「心學」的思想遠源。¹⁸⁾

1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孟子九·告子上·仁人心也章〉 卷59，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6冊，頁1911。

1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易四·乾上〉 卷68，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6冊，頁2263。

1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114，〈朱子十一·訓門人二〉，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8冊，頁3620。

1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12，〈學六·持守〉，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66。

1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120，〈朱子十七·訓門人八〉，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8冊，引文見頁3774。

16) 錢穆，《朱子新學案(2)》，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2冊，頁93。

17) 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Mind of Learning*

朱子論讀書求其「親切」之關鍵在「心」，在《論語集注》中亦多所發揮，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子對《論語·述而·6》解釋，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朱子註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¹⁹⁾又總攝其義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²⁰⁾朱子主張讀書學習必以立志為先，而所謂「立志」就是指「心存於正而不他」，「心」不為外物所擾動，讀書才能「親切」有味。

(二)「親切」的涵義

所謂「親切」一詞，最常使用的是佛門中人，誠如John Tucker所說：²¹⁾

「親切」一詞並非只是儒家思想的用語，在中國佛教經典中就曾出現了1,805次，而且幾乎全部出現在禪宗的文本之中。例如，在園悟克勤的《碧巖錄》中，「親切」在一系列的公案中出現，有「深刻」、「深遠」、「個人的」或「親密」的含義，[……]。

禪宗祖師所使用「親切」一詞，多半指超越現象界的經驗而言，在佛教文本中，「親切」指的是深沉、親密和個人性的超越語言的精神體驗。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126。

20)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127。

21) John Allen Tucker, 張政譯：〈山崎闇齋論仁〉，收入蔡振豐、林永強編，《日本倫理觀與儒家傳統》(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3章，頁67-93，引文見頁73。我對譯文文字略加潤色。

相對而言，儒家所說的「親切」一詞，則暗示深切、親密或個人性的倫理經驗。儒家的「親切」一詞，具有形上學和倫理學基礎。²²⁾

John Tucker上述說法可以成立，相對於禪宗在本體論的語境中使用「親切」一詞，宋儒常常在工夫論的語境中使用「親切」一詞。舉例言之，程伊川說韓愈(退之，768-824)的〈原道〉一文「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博也。」²³⁾伊川說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7》)一語「最親切有滋味」。²⁴⁾尹焞(和靖，1071-1142)說伊川先生所說「主一則是敬」一語，「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²⁵⁾謝良佐(1050-1103)稱讚「顏子學得親切」；²⁶⁾皆是就讀書之精神工夫與進境而言。

朱子學侶張栻(南軒，1133-1180)說：「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²⁷⁾以「親切」形容體會聖賢求「仁」之意，而成爲進德之階梯。張栻又稱許胡宏(五峯，1102-1161)〈知言〉一文「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²⁸⁾並在〈送曾裘父序〉一文中說「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²⁹⁾稱讚

22) John Allen Tucker, 張政譯：〈山崎闇齋論仁〉，同上書，頁74。

23) (宋)程顥、程頤撰，朱熹編定，《程氏遺書》卷19，〈伊川先生語五〉，收入《朱子全書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冊，引文見頁330。

24) (宋)朱熹編，《程氏外書》卷12，〈傳聞雜記〉，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2冊，引文見頁531。

25) (宋)朱熹編，《程氏外書》卷12，〈傳聞雜記〉，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2冊，引文見頁541。

26) (宋)謝良佐著，朱熹刪定，《上蔡語錄》卷上，《朱子全書外編》第3冊，引文見頁3。

27)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卷9，〈桂陽軍學記〉，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4冊，引文見頁163-164。

28)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卷14，〈胡子知言序〉，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4冊，引文見頁232。

29)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卷17，〈送曾裘父序〉，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4冊，引文見頁246-247。

朱子「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³⁰⁾又在〈答呂伯恭〉書中說：「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為親切」。³¹⁾凡此種種言論中之「親切」，皆指讀書能得聖賢言語之肯綮，探驪得珠，優入聖域，凡此均在以讀書作為修養工夫的語境中使用「親切」一詞。

那麼，朱子一再強調的讀書必須「親切」的確切涵義何在呢？從朱子有關讀書法的諸多言論來看，我認為朱子所說的「親切」一詞潛藏著一種對「同一性」(identity)的追求。但是，這種所謂「同一性」，並不是在「常」與「變」的對比脈絡中追求「同一」，或是在「一」與「多」的對比脈絡中追求「同一」，而是在「聖」與「凡」對比的脈絡中追求「同一」。朱子勸勉學生經由讀書而轉化「自我」，超「凡」入「聖」，優入聖域，契悟「天理」。更詳細地說，朱子所謂讀書「親切」，包括兩層涵義：

1. 經由讀書而使自己與聖人合一，而聖人之心與自我之心有其同然性，³²⁾所以，所謂「與聖人合一」的確切涵義也就是回歸自己的本然之心，「明明直照吾家路」。³³⁾
2. 經由讀書使自己與聖人合一，從而與宇宙合一，契悟「天理之自然」，³⁴⁾完成「天人合一」。

以上所說這兩層涵義的「親切」，在《文集》與《語類》均可以找到

30)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卷20，〈答朱元晦秘書〉，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4冊，引文見頁319-320。

31)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卷25，〈答呂伯恭〉，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4冊，引文見頁381。

32) 朱熹，「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答吳晦叔〉，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頁1920。孟子早已說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見《孟子·告子上·7》，收入朱熹，《孟子集注》卷11，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461，本文所謂「同然性」之「同然」二字取自孟子。

33) 朱熹，〈送林熙之詩五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收入《朱子全書》第20冊，頁418。

34) 見朱熹，《孟子集注》卷3，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323。

內證。朱子說：「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³⁵⁾他在〈答石子重〉書中又說：³⁶⁾

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

這一段文字顯示，朱子思想中的「吾之心」、「聖人之心」與「天地之理」三者之間，構成一種「存在的大鏈鎖」(可稱爲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並無阻隔，相互貫通。三者之所以可以相互貫通，在於三者都分享共同的元素：人的「心」有「原於性命之正」的「道心」，³⁷⁾可以承聖賢之統，「因其語而得其心」，³⁸⁾從而遙契天之「理」。所以人可以經由讀書而與「聖人之心」合一，並上達天「心」，完成卽「凡」而「聖」的生命躍升過程。

朱子畢生極爲敬重程頤(伊川，1033-1107)，他在《論》、《孟》集註之前，特撰〈讀論語孟子法〉乙篇，全部徵引程頤之言；³⁹⁾朱子與呂祖謙(1137-1181)合編之《近思錄》所引亦以伊川之語最多。⁴⁰⁾朱

3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頁314。

36) 朱熹，〈答石子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頁1920。

37) 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19-21，引文見頁19。

38) 同上註，引文見頁20。

39) 朱熹，〈讀論語孟子法〉，《四書章句集注》，頁39-60。

40) 陳榮捷統計指出，《近思錄》引用程頤達338次，遠超過引用程顥162次、張載110次及周敦頤(茂叔，1017-1073)12次。參考Wing-tsit Chan, "On the Chin-ssu Lu and Its Commentaries," in Wing-tsit Chan t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31.

子平日與諸生討論讀書之方，亦常引伊川之言以爲佐證。朱子所說讀書「親切」意指人「心」與「聖人之心」及「天地之理」達到合一境界。我將朱子的「親切」理解爲一種對天人之際的「同一性」的追求，⁴¹⁾在伊川先生語錄中可以找到一條佐證：⁴²⁾

〔伊川〕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翹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程伊川說他自己談「道」，「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這一段譬喻非常傳神，可以與朱子讀書法互相發明。朱子讀書方法之所謂「親切」一語，近似伊川先生所說「直入塔中」，並與佛塔合而爲一，才能尋覓「道」的消息。朱子與弟子論讀書曾以「觀屋」爲喻，與伊川先生「直入塔中」之喻，完全可以互相發明，朱子說：⁴³⁾

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41) 朱子這種對天人之際的「同一性」的追求，可以上溯到孔孟所開啓的「新天人合一論」，余英時先生近日解析《孟子·盡心上·1》說：「『知天』、『事天』在孟子的思想系統中可以理解爲尋求與超越的精神領域及動力合而爲一的一種努力」（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62），其說甚是。參看 Ying-shih Yü, "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 in his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vol. 1, pp.1-19.

42) (宋)程顥、程頤撰，(宋)李籲、呂大臨等輯錄，(宋)朱熹編定，《程氏遺書》，收入《朱子全書外編》卷1，頁19。

4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引文見《朱子全書》第14冊，頁326。

朱子論讀書之方，曾以服藥、捉賊等各種譬喻開示讀書方法，但以上引述這一段觀屋之喻最為傳神，與伊川先生「直入塔中」之說前後輝映，得其肯綮。

朱子所說的讀書「親切」，近似現代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相對於「出乎其外」(“etic”)而言的「入乎其內」的研究進路(“emic” approach)。朱子所說的「親切」，就是強調閱讀者不應只是一個「觀察者」(observer)，只對書中名物制度史事進行「客觀」的分析，而更應是書中真理與價值理念的參與者(participant)，閱讀者必須「直入塔中」，從儒學共同體的一份子的立場，進入經典的思想世界，與聖人「心」連「心」，攜聖人之手，與聖人偕行，對經典所開顯的真理實有一番體知、體會、體證、體驗，獲得一種通過身心淬鍊而得的「知」(bodily knowing)之後，經歷一番寒澈骨，境界豁然開朗，朱子賦詩形容這種讀書體悟之境界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⁴⁴⁾朱子對於能分享這種讀書境界的友生，也特別感念於心，朱子詩云：「語道深慚話一場，感君親切為宣揚。」⁴⁵⁾

分析至此，我想接著提出兩點看法：第一，朱子思想中的經典之基本性質是一種「聖書」(sacred books)，所記載的不僅是治國平天下的制度宏規，更是使讀者得以安身立命的天人性命之學。第二，因為朱子心目中的書之本質是「聖書」，所以，朱子與學生論讀書，特重一個「敬」字。這兩點其實縮合為一，不可切割，讀書面對經典，如對聖顏，必須主「敬」；反之，如視經典如戲論，以讀書為遊戲(game)，不「敬」則讀書必無所得於心，無以契悟聖人所啓示之天人性命之學之奧義，所以，在朱子讀書法中，「親切」與「敬」完全縮合為一，不可分隔。我們接著討論

4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觀書有感〉，收入《朱子全書》第20冊，頁286。

4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次韻擇之聽話〉，收入《朱子全書》第20冊，頁391。

朱子讀書法中的「敬」。46)

《朱子語類》中有許多朱子強調讀書主「敬」的對話，我們擇其要者如下，再進一步討論：

1.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47)
2.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48)
3. 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賀孫49)
4.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50)
5.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51)
6. 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46) 參看錢穆：〈朱子論敬〉，收入氏著，《朱子新學案(三)》，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2冊，頁429-472。錢先生歸納出朱子論生活中「敬」之涵義如下：(1)「敬」略如「畏」字相似；(2)「敬」是收斂其心不容一物；(3)「敬」是隨事專一，又曰：「主一」之謂「敬」；(4)「敬」須隨事檢點；(5)「敬」是「常惺惺」法；(6)「敬」是整齊嚴肅。

4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四·讀書法上〉 卷10，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21。

4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 卷11，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31。

4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大學四·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一段〉 卷16，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584。

5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五·子路·樊遲問仁章〉 卷43，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5冊，頁1528。

5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十五·訓門人六〉 卷118，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8冊，頁3735。

揆朱子之意，讀書主「敬」之涵義，包括專心致志(上引資料1)、不間斷(資料2)、一切時處都在「收斂身心」(資料3)。因為「敬」是「進學之本」(資料5)，所以必須在日用常行之中實踐(資料4)，在應事或讀書時隨時持守「敬」之態度(資料6)。誠如朱子所說：「『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⁵³⁾又說：「『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⁵⁴⁾朱子在《大學或問》中曾說：「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⁵⁵⁾朱子在解釋《論語·學而·5》「敬事而信」一語時說：「敬者，主一而無適之謂也」，⁵⁶⁾在解釋《論語·雍也·1》時又說：「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⁵⁷⁾「敬」之一字正是朱子讀書法中最重要一個字，與伊川一脈相承。伊川說：「識道以智為先，入道以敬為本。[……]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為學之大要」，⁵⁸⁾又說：「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⁵⁹⁾伊川也告誡弟子涵養「莫如敬」。⁶⁰⁾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1991)說，伊川哲學中的「誠」(integrity)是指「心」之原初統一狀態，而這種使「心」之原初狀態得以保持的過程，則稱為

5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十七·訓門人八〉 卷120，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8冊，頁3803。

5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六·持守〉 卷12，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71。

5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六·持守〉 卷12，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71。

55) (宋)朱熹，《大學或問》，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6冊，頁506。

56)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63。

57)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113。

58)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河南程氏粹言·卷第1·論學篇〉，頁1183-1184。

59) 同上書，頁1184。

60) 同上書，頁1191。

「敬」，葛瑞漢將伊川思想中的「敬」譯為“composure”，⁶¹其說甚是。朱子的居敬論來自伊川的啟發，特重未發狀態下的存養與涵養，在四十歲時完全確立。⁶²陳立勝先生析論朱子讀書法中「敬」之一字之義，最能得其肯綮，他說：⁶³

這個「敬」字折射出其閱讀共同體乃是一個信仰共同體，在此信仰共同體所隸屬的生活世界中，經典乃是神聖的文本（聖經），其神聖性正是讀者（信仰者、修行者）在其相應的信仰生活、閱讀過程中得到接受的。朱子的讀書法實際上揭示了儒學信仰共同體在閱讀其聖經過程中所具有的種種性格。

陳立勝上述說法完全可以成立。我們可以說，朱子讀書法之所以特重一個「敬」字，乃是建立在「讀書者是儒家信仰共同體的一分子」、「經典乃是聖書」、「讀書不僅是為了知識的探索，更是為了生命之提昇」等重要命題之上。朱子讀書法中的核心價值「敬」，並不是社會倫理意義下「自我」與「他者」互動時的「敬」，也不僅是經由經典解讀而上接「道統」之系譜，⁶⁴而是類似宗教情操的「敬」，類似宗教學大師奧圖（Rudolf Otto, 1869-1937）所說的，人對於「莊嚴的事物」（the numinous）⁶⁵的無限崇

61) (英) 葛瑞漢著，程德祥等譯，《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頁119。

62) 據友枝龍太郎考證，見友枝龍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東京：春秋社，1979年），頁99-100。

63) 陳立勝，〈朱子讀書法：詮釋與詮釋之外〉，收入李明輝編，《儒家經典詮釋方法》，頁232-234，引文見頁234。

64) 這是林啓屏的論點，林啓屏：〈朱子讀書法與經典詮釋：一個信念分析的進路〉，《中正漢學研究》第23期，頁20。

65)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 by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5-7. 但是，奧圖所說的“numinous”所包括的「完全的他者」、「恐怖」等元素，則是與猶太基督宗教文化背景有關，是儒家讀經經驗中所缺乏的元素。

敬之心；或類似20世紀偉大神學家與思想家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所說對於「究極底、絕對底、全體底、無限底(ultimate, unconditional, total, infinite)關懷」⁶⁶之「實存的」(existential)體驗。經由「敬」的虔誠之心，對聖人之「道」堅信不移，⁶⁷領悟聖典妙義，進而遙契聖賢之心，並上達「天理」。誠如吾妻重二(1956-)所說，朱子思想中的「敬」「本來是指對上帝的敬畏，也可以認為是由此延伸出對天命與天理的敬畏這一含義」。⁶⁸朱子所說的「敬」近於佛家所謂「常惺惺」，⁶⁹也就是在讀書中保持自己的「心」之清明朗澈，恆處於不昏昧之精神狀態。

分析至此，讀者不免滋生疑問：朱子所謂「敬」是一種精神 / 心理狀態，但讀書則是一種知識活動，兩者如何融合為一？這個問題是一個現代式的問題，實以「知識」與「道德」分立作為未經明言的預設。但是，從朱子的思想出發，朱子認為讀書之目的乃在於經由窮理而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讀書目的不在積累諸多事實以為究竟，終淪為玩物喪志。用班固(孟堅，32-92BCE)的話來說，「知之術」就是「信之符」，⁷⁰兩者實結合為一，不可割裂。朱子讀書法實以「窮智見德」⁷¹為其鵠的，所以朱子才會說「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筭記問人。若是經書有

66) 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vol.1, p.12; 中譯引文見：田立克原著，龔書森、尤隆文譯，《系統神學》(臺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臺灣分會，1980年)，頁17。

6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六·持守〉卷12：「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收入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78。

68) 吾妻重二，《朱子學的新研究——道與士大夫思想的展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270。

69) (宋)謝良佐：「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見《上蔡語錄》卷中，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3冊，頁30。

70) (漢)班固，《漢書》第6冊，卷30，〈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23。

71) 這是勞思光先生的名詞，見勞思光，〈論「窮智見德」〉，收入氏著，《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思光少作集(一)》，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6年，頁227。

疑，這個是切己病痛。」⁷²⁾朱子以後，民國馬一浮先生〈讀書法〉，申論書以載道、讀書所以窮理亦所以畜德，既知其類，又知其義，皆與朱子讀書法一脈相承，並互相發明。

朱子所提倡以「敬」的態度讀書，對日韓儒者影響甚大，16世紀朝鮮大儒李滉(退溪，1501-1570)與李珥(栗谷，1536-1584)，受程朱啓發，強調「居敬窮理」，方能使「理」獲得真正的自由。⁷³⁾趙翼(字飛卿，號浦渚，1579-1655)對朱子所說「敬」最爲重視，曾撰〈持敬圖說〉、〈朱子言敬要語〉及〈心法要語〉等文字，闡發朱子的「敬」之理念。⁷⁴⁾17世紀江戶時代日本的民間書院教學，要求學生讀誦並記憶經典文本的所謂「素讀」(そどく)，就是以「敬」的態度將經典中的價值理念或聖人之「道」(含納)(embody)入學童的身心之中。⁷⁵⁾事實上，江戶初期朱子學者林羅山(1583-1657)與山崎闇齋(1619-1682)的思想體系，就被相良亨(1921-2000)稱爲「『敬』中心的儒學」。⁷⁶⁾17世紀山崎闇齋(1619-1682)弟子、「崎門三傑」之一的朱子學者佐藤直方(1650-1719)著有《靜坐集說》一書，討論朱子有關靜坐與讀書的文字，就是以「居敬窮理」作爲前提。⁷⁷⁾18世紀的後藤芝山(1721-1782)也撰有《朱子讀書之要》乙冊，⁷⁸⁾闡揚朱子讀書法。

7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侖錄〉，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頁347。

73) Hyong-Jo Han (韓亨祚), "Lixue (Ihak) the Lost Art: Confucianism as a Form of Cultivation of Mind,"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anuary, 2016), 48:1, pp. 75-84.

74) 參見趙翼，《浦渚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85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頁335。

75) Masashi Tsujimoto (辻本雅史), "The Corporeality of Learning: Confucian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anuary, 2016), 48:1, pp.64-74.

76) 相良亨，《近世の儒教思想——「敬」と「誠」について》第2章，東京：塙書房，1977年，頁25-48。

77) 本書收入《日本古典籍總目録データベース》，見：http://dbrec.nijl.ac.jp/KTG_W_2344890，但是僅存目而無全書電子版。

朱子讀書法對朝鮮時代儒者影響至為巨大。16世紀的金昌協(1651-1708)自述他自己讀書「且依朱子讀書法，日看數段，反復涵泳。雖於文義未便有新得，然覺得聖人言語，一句一字，皆切身已。」⁷⁹⁾ 17世紀的李萬敷(1664-1732)說「程朱子讀書法，嚴而有序，學者何可違越」。⁸⁰⁾ 18世紀的權正忱(1710-1767)建議朝鮮國王應依朱子讀書法讀書，必須字字研究，必以嫻熟為目標。⁸¹⁾ 19世紀的成近默(1784-1852)說「所授書，必依朱子讀書法讀之」。⁸²⁾ 以上這些事例，均可顯示朱子讀書法已經成為朝鮮時代儒者讀書的最高典範。

三、讀書「親切」如何可能？

那麼，朱子所說讀書「親切」之境界，如何可能達到呢？從朱子所提示的讀書之方來看，讀書要得「親切」，必須依循以下方法：

(一) 虛心

朱子說：「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⁸³⁾ 朱子要人先安頓自己的身心，才能放空自己，虛心向聖賢

78) 本書收入《日本古籍總目録データベース》，見：http://dbrec.nijl.ac.jp/KTG_W_1229716，但是僅存目而無全書電子版。

79) 金昌協：〈答李同甫〉，《農巖先生文集(二)》卷13，〈書〉，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刊》第24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頁443。

80) 李萬敷：〈答瓶窩〉，《息山集》卷4，〈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7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頁120。

81) 權正忱：〈書筵講義〉，《平庵集》卷4，〈雜著〉，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479冊，頁242-243。

82) 成近默：〈小學齋規〉，《果齋集》卷5，〈雜著〉，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99冊，頁519。

83)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5，〈答劉定夫〉，收入《朱子全書》第23冊，

學習，朱子強調讀書必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⁸⁴朱子又說：「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個融會處。」⁸⁵朱子在此所說「退步」一語，其實是「虛心」的另一種說法，所以朱子也說：「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⁸⁶必須如此，才能做到「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⁸⁷誠如彭國翔(1969-)所說：「對朱子來說，經典詮釋活動本身就是一種身心修煉的功夫實踐」，⁸⁸這種身心修煉首需虛心誦讀經典。

朱子論讀書，首重虛心，摒除一己之私見，才能進入古人思想世界，朱子強調讀書方法在於「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求白直曉會」。⁸⁹因為朱子將經典視為「聖書」，所以朱子強調讀書時必須虛心「只依聖賢所說」，「聖賢言語，當虛心看」，⁹⁰不可屈人從己，妄下雌黃，才能體會聖賢立說之深意。這正是本文第二節解釋朱子所說「親切」之實義為對「同一性之追求」之實踐方法。

引文見頁2615。

- 8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答胡伯逢〉第3書，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149。
- 8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8，〈答呂子約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211。
- 8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答王子合·己酉閏五月十八日〉，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260-2261。
- 8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3，〈答劉季章〉，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494。
- 88) 彭國翔，《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頁65；Peng Guoxiang, tr. by Daniel Coyle and Yahui Anita Huang, "Spiritual and Bodily Exercise: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in David Jones et. al., eds., *Returning to Zhu Xi: Emerging Patterns within the Supreme Polari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pp.325-342.
- 8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2，〈答吳伯豐〉，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457。
- 9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卷11，引文見朱熹，《朱子全書》第14冊，頁335。

(二) 循序漸進

朱子所說讀書「親切」，既為追求與「聖人之心」與「天地之理」的同一，所以，他特別強調循序漸進，不可躐等，朱子說：「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⁹¹⁾又說：「讀書之時，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⁹²⁾朱子強調只有做到「循序而漸進」，才能「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⁹³⁾

本文上節指出：朱子讀書法特重一「敬」字，朱子曾申論居「敬」與「循序漸進」之關係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⁹⁴⁾「敬」是循序致精的根本基礎。

關於讀書須循序漸進，朱子更勸告諸學者應「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⁹⁵⁾朱子不僅編集《四書》，並施以章句集注，以取代《五經》之地位；更進一步釐定《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讀書次第。

9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劉仲則〉，收入《朱子全書》第23冊，引文見頁2574-2575。

9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陳師德〉，收入《朱子全書》第23冊，引文見頁2671。

93)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讀書之要〉，收入《朱子全書》第24冊，引文見頁3583。

9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行宮便殿奏箚二〉，收入《朱子全書》第20冊，引文見頁668。

9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4，〈大學一·綱領〉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419。

(三) 涵泳浹洽

朱子論讀書，常見「涵泳」與「浹洽」二詞，朱子說：「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⁹⁶⁾又說：「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⁹⁷⁾那麼。什麼是「涵泳」呢？朱子解釋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⁹⁸⁾他主張只有細心尋繹文本之深意說：「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⁹⁹⁾朱子強調只有經過「涵泳」、「浹洽」，才能切己體察，才能將書中之理念領納於自己心中。

(四) 反求諸己

本文第二節指出：朱子心目中的書是載道之書，所以論讀書特重一個「敬」字。朱子認為讀書乃所以畜德，而非炫其博雅，他說：「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¹⁰⁰⁾因此，「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¹⁰¹⁾

朱子視經典爲「聖書」，所以，他認為書中所載之「道」，對讀者而言並非對象性、客觀性的存在，而是與讀者之身心相融而爲一體。朱子

9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9，〈答柯國材〉，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1734。

9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答曾擇之〉，收入《朱子全書》第23冊，引文見頁2896。

9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6，〈朱子十三·訓門人四〉收入《朱子全書》第18冊，引文見頁3655。

9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學四·讀書法上〉，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24。

10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34，〈論語十六·述而·德之不脩章〉，收入《朱子全書》第15冊，引文見頁1207。

10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學四·讀書法上〉，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14。

說：「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¹⁰²⁾「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¹⁰³⁾這正是本文第二節所說朱子要求讀書「親切」，就是一種對「同一性」的追求。朱子認為，書中之「理」或「道」，均是古聖先賢親身經歷一番風霜而得，因此，後世讀書者也應以書中所載之「道」反求諸己，成為自己生命的有機結構的一部分。

以上所歸納朱子讀書法獲得「親切」境界的四個細部方法之間，有其相互連動之關係。就其發生程序來看，讀書首須「虛心」，必須虛心才能「循序漸進」，之後才能優游於書中之義理，「涵泳浹洽」；必須做到「涵泳浹洽」，才能以書中的價值理念「反求諸己」，領納到讀者的心中，而翻轉讀者的生命。

再就四個步驟之本質狀態觀之，四者都在不同程度之內分享「敬」之元素。誠如朱子〈答潘恭叔〉書所說：「『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¹⁰⁴⁾「敬」之一字，實乃「聖學始終之要」，¹⁰⁵⁾正因為「敬」，才能放下自我，「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¹⁰⁶⁾以最恭敬的態度「虛心」讀書；正因為以最嚴肅態度敬重書中聖賢之言，才能耐心「循序漸進」，並優游「涵泳」、「浹洽」於其中；正因為「敬」，才會以書中義理「反求諸己」。「敬」之一字非常具體地啓示我們：朱子所謂的「讀書」，是一種融入生命

10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學五·讀書法下〉，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37。

10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學五·讀書法下〉，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32。

10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0，〈答潘恭叔〉，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2313。

10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答胡廣仲〉，收入《朱子全書》第22冊，引文見頁1894。

10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學六·持守〉，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373。

的(existential)的讀書方法，絕不是一種口耳之學。

四、結論

本文分析朱子讀書法中極為重要但久被忽略的一個關鍵詞——「親切」——的涵義及其方法。本文指出：朱子讀書法中的「親切」一詞，潛藏著對「同一性」的追求，朱子告誡弟子要從讀書獲得「親切」，以自我之心與聖人之心合一，並與宇宙之「心」合一，使人的存在取得宇宙論的根據，提昇生命的高度。這種對「同一性」的追求，與古代中華文明在經歷了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紀元所謂「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以後，孔孟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脈相承，在朱子讀書法中首先要求「虛心」，循序漸進讀聖賢之書，進而將書中義理「涵泳」並「浹洽」於自己身心之中，並以書中所乘載的「道」反求諸己。

從朱子讀書法中「親切」這個視窗，我想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從朱子讀書法強調求其「親切」的主張，折射出儒家學習共同體之本質，是一種信仰共同體。在儒家信仰共同體之內，經典相對於讀者而言，並不是一種對象性、外在性的存在，經典所乘載的「道」，也不是純粹客觀而與讀者無涉的一套外在的、知識性的論述，所以，讀者讀書必須主「敬」，因為只有這種「敬」的類宗教性情操，才能經由讀書而遙契聖人之心，並躍入宇宙大化之根源，於是，儒家傳統中的「讀書」，就成為契悟聖人之言所開顯之真理的思想返鄉之旅，回到自己精神家園之後，一花一樹、一草一木是如此熟悉，倍感(朱子說的)「親切」！

第二，在朱子讀書法中，讀者者並不是一個與經典義理無關的局外人或觀察者。相反地，讀者是儒家信仰共同體中價值理念的介入者、參

與者、繼承者，也是創造者、弘揚者，他們經由讀書深造有得而「默識心融」，¹⁰⁷而攜聖賢之手，與聖賢偕行，躍入與聖人及天地之心的「同一」之境界。在這種境界中，「人」與「天」達成牟宗三(1909-1995)先生所說的「重新的和解」(reconciliation)，¹⁰⁸將「人」對「天」的「超越的遙契」與「內在的遙契」¹⁰⁹融合為一。

第三，朱子讀書法啓示我們：爲達到以「同一性」爲目的的讀書之「親切」境界，讀者首先放下自己的主觀見解，虛心讀書，才能深刻浸潤在書冊的義理之中，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反覆體驗，反求諸己，使知與行、講學與實踐、窮理與居敬、涵養與察識，都貫通而爲一體。這樣的讀書法潛藏著一個方法論問題：讀者的主體性到底是契悟聖賢之書的阻力或是助力？如何才能獲得經典所開顯的真理之召喚？這是朱子讀書法激發我們進一步深思的方法論問題。

〈參考文獻〉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程顥、程頤撰，朱熹編定，《程氏遺書》，收入《朱子全書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謝良佐著，朱熹刪定，《上蔡語錄》，收入《朱子全書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張栻著，朱熹編，《南軒先生文集》，收入《朱子全書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4，〈論語六·爲政篇下·吾與回言章〉，收入《朱子全書》第14冊，引文見頁833。

108)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頁18。

109) 牟宗三：前引書，頁32及35。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宋)朱熹，《大學或問》，收入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趙翼，《浦渚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85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年。
- 金昌協，〈答李同甫〉，《農巖先生文集(二)》，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刊》第24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
- 李萬敷，〈答瓶窩〉，《息山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7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
- 權正忱，〈書筵講義〉，《平庵集》，收入《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479冊。
- 成近默，〈小學齋規〉，《果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9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
- 大槻信良，〈朱子の讀書法〉，《東方學》10期(1955年)，頁97-107。
- 大濱皓，《朱子の哲學》11章，〈讀書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頁361-381。
- 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爲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清華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49-106。
- 友枝龍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東京：春秋社，1979年。
- 田立克原著，龔書森、尤隆文譯：《系統神學》，臺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臺灣分會，1980年。
-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 吾妻重二，《朱子學的新研究——道與士大夫思想的展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
-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林啓屏, <朱子讀書法與經典詮釋：一個信念分析的進路>, 《中正漢學研究》 第23期(2014年6月), 頁1-23
- 相良亨, 《近世の儒教思想——「敬」と「誠」について》, 東京：塙書房, 1977年。
- 馬一浮, 《復性書院講錄》, 臺北：廣文書局, 1971年。
- 陳立勝, <朱子讀書法：詮釋與詮釋之外>, 收入李明輝編, 《儒家經典詮釋方法》, 臺北：台大出版中心, 2004年, 頁207-234。
- 彭國翔, 《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 頁51-105。
- 勞思光, <論「窮智見德」>, 收入氏著, 《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思光少作集(一)》,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86年。
- 葛瑞漢著, 程德祥等譯, 《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0年。
- 錢穆, 《朱子新學案》, 收入氏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8年。
- de Bary, Wm. Theodore,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Mind of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de Bary, Wm. Theodore, *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Chan, Wing-tsit, "On the Chin-ssu Lu and Its Commentaries," in Wing-tsit Chan t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Han, Hyong-Jo (韓亨祚), "Lixue (Ihak) the Lost Art: Confucianism as a Form of Cultivation of Mind,"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anuary, 2016), 48:1, pp. 75-84.
- Otto, Rudolf,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 by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Peng, Guoxiang, tr. by Daniel Coyle and Yahui Anita Huang, "Spiritual and Bodily Exercise: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in David Jones et. al., eds., *Returning to Zhu Xi: Emerging Patterns*

- within the Supreme Polari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Tsujimoto, Masashi (辻本雅史), "The Corporeality of Learning: Confucian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anuary, 2016), 48:1, pp. 64-74.
- Tucker, John Allen, 張政譯：〈山崎闇齋論仁〉，收入蔡振豐、林永強編，〈日本倫理觀與儒家傳統〉，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67-93。
- Yü, Ying-shih,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Intimacy”: A Keyword in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Huang, Chun-chie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 important keyword, that has been ignored by current scholarship on Song Neo-Confucianism, in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namely, “intimacy” (Qinqie, 親切). I argue that the word “intimacy” in Zhu Xi implied the search for 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that comprised two dimensions: (1) identity of self with the Sage, and (2) identity of self with the mind of heaven through the mind of sage. Through this “identity,” one becomes able to achieve a “reconciliation” with himself, the sages and the Heaven. Zhu Xi stressed that the mind of the reader is central to the realm of “intimacy” in reading.

In accord with this principle inherent in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Zhu Xi urged his pupils to employ the “emic” approach vis-à-vis “etic” approach when reading classics before they became able to attain the realm of “intimacy.” According to Zhu Xi, the attitude of “sincerity” (Jing, 敬) in readi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leading toward the realm of “intimacy.” The readers in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were not merely observers but engaged participants of Confucian community as the fiduciary community of faith. The books in Zhu Xi’s thought were primarily “sacred books.” Through reading of the classics as sacred books, one is able to become a sage. The sages, according to Zhu Xi, was able to enh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realm of “secular” to the realm of “sacred.”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exercised tremendous impact upo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Jeoson Korea and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 E-mail: chun_chieh_huang@hotmail.com

Tokugawa Japan.

Key Words

Zhu Xi's Method of Reading, intimacy, identity, reconciliation

논문접수일: 2020.1.24, 심사완료일: 2020.2.8, 게재확정일: 2020.2.12